

就是说十九岁的那一天我从自己的生活位置上消失了，不见了，面前只有一条不知通向何处的通道，通道的四壁光滑湿润，我用手扶着内壁趟水而行，眼前黑咕隆冬的伸手不见五指。路政部门居然也没想到要在这条重要的人生之路上安装一盏路灯……



39 7月 日

赵刚◎著

 文匯出版社

就是说十九岁的那一天我从自己的生活位置上消失了，不见了，面前只有一条不知通向何处的通道，通道的四壁光滑湿润，我用手扶着内壁趟水而行，眼前黑咕隆冬的伸手不见五指。路政部门居然也没想到要在这条重要的人生之路上安装一盏路灯……

文汇·天廷文学奖
入围优秀作品
丛书

7月 39日

赵刚◎著

文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7 月 39 日/赵刚著. —上海:文汇出版社,2006.5
ISBN 7-80741-038-8

I. 7... II. 赵...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56202 号

7 月 39 日

著 者 / 赵 刚

丛书主编 / 肖关鸿

责任编辑 / 季 元 何同彬

封面装帧 / 王 主

出版发行 /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政编码 200041)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照 排 / 南京理工出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印刷装订 / 人民日报社南京印务中心

版 次 / 2006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90×1240 1/32

字 数 / 114 千字

印 张 / 6

印 数 / 1—6000

ISBN 7-80741-038-8/I·017

定 价 / 18.00 元

序

——代赵刚小说批评纲要

路 东

在我个人的阅读史中，小说的力量似乎从未真正左右过我。这样说，并不表示一个阅读者对于小说的基本态度，它其实涉及的是对绝大部分小说写作者价值上的怀疑。小说和这个世界的关系应该是含混的，我更愿意关注那些有异质倾向的写文本。当作家的作品与现实生活在品质趋向上越走越近时，写小说便等同于说废话了，而且是所有废话中重复率最高，最为耐心，最拖泥带水的一种。这样的作品所以能广泛存在，除去社会文化基础那一部分条件限制之外，还在于阅读者能力上的欠缺，他们大都不具备认领异质作品的的能力，他们与现实生活早已一脉相承了。这是一个价值追问能力和判断力逐渐丧失的时代，从这一层面来看，成为一个作家不会比成为一个流行歌手更困难，现实也的确如此。

赵刚与此无关。赵刚小说的异端性暗藏在他的写作生活中。他已经通过写作和这个世界建立了一种相互游离的互动关系，《活在树上的狗》如此，《7月39日》更是如此。赵刚小说中那些极端具体的生活是从结构不稳定的故事中衍生出来的（从结构和故事中取得生活），这一点显然与其他小说写作者的小说理念相悖，日常生活中的小说人物直接活在作家的想象中。也许赵刚就是一位小

7月
39日



说与生活双重身份的僭越者，面对小说传统，当其他作家在常规招式前潜心修炼时，赵刚已经悄然抵达了小说的另外一面，所有的差异由此而生。在写作上，赵刚将小说的原创能力秘密贯注到写文本自身上，不同与众的说的方式和小说隐匿的结构，始终考究着读者的阅读能力，一切关于意义的阅读联想仿佛只有在非社会性的个人存在中才能真实把握，才能找到领悟作品的渠道。《7月39日》是主流生活之外的，被作者用一种似是而非的小说情节在纸上创造出只能在游戏状态下才可触摸的世界。在这里，就作者而言，对存在的理解已经高度小说化了，小说的价值也由此向读者延伸。其实，评论家们可以在《7月39日》这部小说中发现一个作家将故事悬空倒置不直接落到实处的能力，它与人们常说的虚构能力不宜相提并论。

如果我们不褊狭的理解，赵刚在写作中对小说本身存有一份责任感，或许也是一种未被披露的写作野心。我们有理由推测，这是他与经典作品保持距离的原因之一。那些不为人重视但恰恰在日常生活中不大能说清楚的事总是在赵刚的作品中意外出现，它们不受年代制约，一些司空见惯耳熟能详的事物，一旦进入赵刚的小说就会朝着匪夷所思的方面展开，直到这些事物在常识中具有的那一点意指被说得不伦不类，留下的仅仅是与文本形式相关的小说的小说性。当然，我不是说赵刚以小说来否定意义世界，如果一定要追求一部像《7月39日》这样的作品的意指，我愿意有所期待的，它经常是对现实生活的加入而非现实中既有的人们的唠叨不休。

再回到赵刚的小说形式上来，隐秘的结构力量使得他的作品

形式看似自然衍生,其实颇具匠心,这种半敞开的小说形式在有所节制时往往会呈现更大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是双重的,阅读的可能性和生活的可能性相互纠缠,力量暗生。这时你会不无惊讶地觉得赵刚的作品是用一些异质材料编织的不规则摇篮,它具有小说的可被阅读性,但是只有当读者置身摇篮并在其中情不自禁地成长时,这个摇篮的价值才现端倪。

《7月39日》可以为读者对此提供判断的依据。

尊敬的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先生：

南京下雪的时候，我和贝乙正往鼓楼走。我们住的地方距离鼓楼大概有十里路，我们先乘三十二路车到了珠江路，本来是要在珠江路转乘十六路车到鼓楼的，但是在珠江路下了车之后贝乙不肯再乘车了。他朝我摇晃着尾巴，身体微微向后赖着，意思是让我陪他走一会儿。贝乙喜欢大街，尤其喜欢商店林立的行人摩肩接踵的热闹路段，每次一走到这里他便很兴奋。从珠江路到鼓楼只有两站路，我看时间还来得及便接受了他的建议。贝乙对我的决定很高兴，朝我汪汪叫了两声后撒腿向前跑去。他笃笃笃地跑在前面，四条腿像四根富有规律的机械爪一样错落有致地动弹着，或者像滑动在键盘上的四根手指起劲地弹奏着大街。这是十二月的一个阴天，气压很低，大街上的人们裹着厚厚的冬装，像端午节的肉粽子一样被一只隐秘的手拨弄着，在



大街上四处乱走，肥肥的。快走到鼓楼上坡的路段时，空中突然落下了一瓣雪花，它轻飘飘得像一片碎棉絮似的在空中旋转并缓缓地下降，最后突兀地落在了我的地上，化成了一点水迹。贝乙捕捉到这一信息。他停下身歪着脑袋朝天空打量了片刻，在这一时刻雪花犹如成群的蝴蝶出现在半空中，漫天飞舞。贝乙朝着它们狂吠了两声，然后便开心地玩起来，他上窜下跳地在原地打转儿，似乎打算咬住一两朵雪花……亲爱的总统先生，南京又下雪了。听说南京和巴黎的纬度比较接近，我猜此刻的巴黎一定也在下雪吧。天气冷了，以中国农历的算法现在已经进“九”。“九”是一种节气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数字概念。民间有一句谚语，叫什么头九二九难伸手，三九四九冰上走，五九中间辣（或者腊月）冻死河中鸭，六九不熄火，七九冻死狗，八九不娶亲，九九艳阳天。进九之后便到了一年中寒冷的节气。你要多保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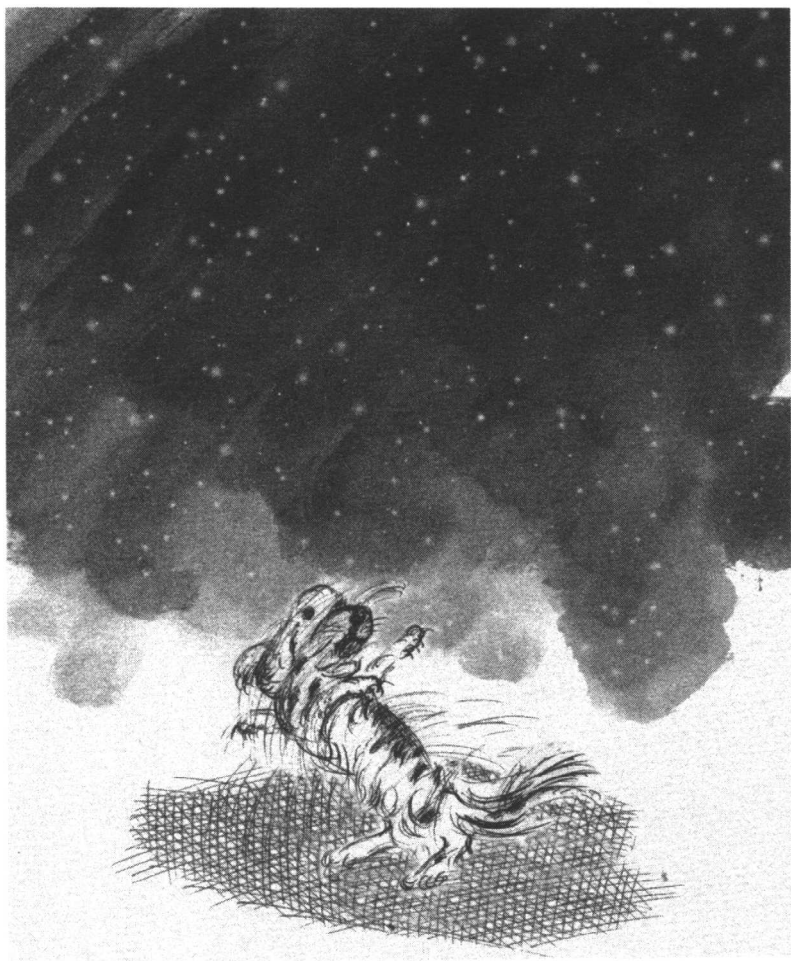
我叫于天，生于中国南京，身高一米七，今年 34.9 岁，再过七天就是我 35 岁的生日了。不过按中国人的算法到那时我应该是 36 岁，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是 1965 年 1 月出生的，本来按规矩我是应该属蛇的——所有 1965 年出生的人都应该属蛇，但是因为我的出生日期是在那一年的春节之前，所以属龙。您知道中国有属相一说吗？中国一共有十二种属相，分别是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这十二种动物，相信这十二种动物中您起码认识十一种，唯一不认识的就是龙了。不过这不是您的错，您不必害臊，别说是你，自称是龙的传人绝大多数中国人也是没有见过龙的，充其量只见到过龙的影子，还是在他们的想象之中。除了属龙，按西方星相学的说法我的星座还

是摩羯座(Capricorn),综合星相和属相分析,我幸运地得知自己是一个谨慎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已经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我早年运势低微,但是中年之后运势开阔高行,有望成就一番大业;命书上还说我五十岁之后有望成为一国之首,就是总统、主席、元首、国王等等,还旁征博引地列举在我这个星座和属相上曾经出现过的毛泽东、尼克松、邓小平等一大批的优秀政治家来证明我今后的命运。除了以上这些政治家之外我的属相和星座中还出现过一大批卓越的艺术、科学家甚至是星相学家和烈士,譬如圣女贞德、富兰克林、预言家诺查丹玛斯、“猫王”艾尔维斯·普莱斯利等等。以上的名人照亮了我的属相和星(座)。可能是以上这些人物都过于出色了,使得我直到今天也拿不定主意该往哪个方向去。就我的本意而言,我不大想做总统,中国有十二亿人口,假如我一不留神上台做了总统,我并不能保证他们每一个人都有饭吃,而中国素有“民以食为天”的说法,相对于总统来说老百姓都是一些嗷嗷待哺的婴儿,一旦哪天你把他们给饿着了,他们可不管三七二十一逮着一个机会就能把你赶下台,所以我不想干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可如果不干总统我也实在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才能发挥特长,做摇滚吗? 摇滚乐在中国已经十分商业化了,它在中国的现实与我对音乐的理解差距太大且无法弥合;干占星这一行看来也不大妥当,中国前一阵刚取缔了“××功”,许多似是而非的东西都被定性为迷信或者迷信活动而遭到了政府禁止,尽管没人肯定地说占星术就是迷信,但是在这样一个节气里咱们还是别招惹是非为好,你说呢?

说真的我觉得你这人挺不错的,起码比我牛逼。前一阵我



在中央一套的《新闻联播》节目中看见过你，你当时在跟另一个国家领导人聊天，就听你连说带比划地叽哩咕噜地一阵乱侃，那一溜的法语跟音乐似的。我这可不是讽刺你，也不是因为你是总统才这么奉承你，我说过我对他妈的总统不总统的并不十分看重，我之所以这么说完全是因为你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而我现在所做的包括所说的一切都是因为法语。你真不知道法语对于我有多么重要，打一个粗俗的比方，那就是花姑娘之“皇军”。你知道皇军是什么东西吗？我告诉你皇军并不是东西，它本来就不是东西，它是日本鬼子，是小日本，是倭寇，是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现在请你跟我高呼三遍，我数一二三。一，二，三，开始。一遍，二遍，三遍。行了，行了，喊三遍意思一下就行了，喊多了怪欺负人家小日本的，要知道你三遍口号一喊可就和六百万南京人民成了朋友了。原因我不说你大概也知道，在日本侵略中国那会儿，小日本在南京一共杀了三十万南京人，三十万条生命啊，如果一个挨一个地排队站好，恐怕要从南京一直能排到巴黎，可在那会儿却愣被一伙小日本给屠了。他们这一死倒是撒手倒地完事拉倒了，却给后辈们种下了坏名声。有时我遇到外地的一些编辑和作家，尤其是北方来的小说家和编辑，茶余饭后总是把这事当作调料，他们总是居心叵测地问，南京人怎么那么实在呀？活生生的三十万个大活人面对敌人枪口和刺刀一个屁都不放就给小日本杀了，这要是换在我们那儿……每遇到这时我都有点脸红，嘴里却辩解说，你们知道什么呀，小日本侵略中国时，打一个城市一个城市的守军屁滚尿流地逃命，小日本几乎兵不血刃地就拿下了中国的大部分城市，列队



7
月
39
日

进城时或许还有不少的当地市民举着膏药旗齐声欢呼,欢迎!欢迎!热烈欢迎!那些欢呼的人群中没准就有你们的爹爹和妈妈,而日本人一见你们这么驯服当然不杀你们了,一高兴说不定还赏你们两块大洋什么的,可是当他们占领南京时却遭到了我军和我市人民的顽强抵抗。南京的守军在南京的市民的协助下顽强地坚守了三天三夜,一直战斗到弹尽粮绝,最后连大姑娘解手用的马桶都成了中国人的武器,凭着一桶一桶的屎和尿至少又打退了日本人的三次冲锋,并使敌人伤亡惨重臭不可闻,那股熏天的臭味直到今天他们也洗刷不掉。最后就把小日本打急眼了——他们自打进了中国还没受过这种窝囊气呢,于是进城之后不分青红皂白地逮着活人就杀,这么才杀了三十万。所以南京人被杀了三十万这一历史并不是南京人的耻辱,而是南京的骄傲!也自然是我的骄傲。话说到这里我突然有一个念头,我觉得冲南京人这种大无畏的精神你应该授予南京人民一枚骑士勋章。听说法国政府曾经授予好几个中国人“荣誉骑士”勋章,我知道的就有老作家巴金,翻译家许均等等,但是我觉得从现在起你应该考虑给南京人民一枚勋章了,作为对南京人民不畏强权的某种奖励。你瞧我又把话扯远了,我们怎么聊到小日本了,对,是从法语蔓延开来的,我们还是接着聊法语吧。应该说在中国,像我这么一种年龄的人其实是和法语最为无关的一代人,不像那些老一辈革命家都有过一段留学法国的岁月,譬如周恩来、陈毅、邓小平等等,他们为了寻求革命的真理而不远万里去了法国,因此法语对于他们既是必然也是自然更是必需的。可是我呢,法语对于至今仍然生活在中国的像我



这么一个整天吊而啷当的人又有什么意义？当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倒是对法语产生过一丝想法，这主要是由于当时的外语课的缘故。不过在此之前我得先说说另外一件事情。我得先跟你说说我的家。

我必须向你检讨，后来发生的一切都缘于那次突兀的性爱。那是我十九岁时与命运之间的一场短暂遭遇。十九岁——一个让数字也显得年轻的时间——我想你大概也有过这个年龄的吧！当然现在我已经快三十九岁了，再贪恋这个数字便显得不够诚实。我十九岁的时候还是南京的一个什么都不是的混蛋，我有几个同属此类的朋友，我们经常聚在街头巷尾打架滋事，不打架时便赖在街头以调戏女青年为乐。这类的调戏大多停留在嘴上，没有人敢于将调戏付诸于具体的行为。十九岁时我们都还很稚嫩，内心中对于异性总怀有一份亲切的恐惧，我们渴望她们怀中的温暖，却由于无知而只能以这种方式向她们致意。对于我们这一深沉的暗示异性们是不知道的，她们总是视我们为洪水猛兽，平时她们在大街上款款而行左顾右盼流光溢彩，可只要一见到我们便仓惶而逃，生怕我们会吃了她们。其实就算她们愿意给我们吃，我们也不知该从哪里下嘴的，因为我们无知。那时我们最爱唱得一首歌就是《害虫之歌》，我们是害虫，我们是害虫……我们唱着歌谣满大街追逐着那些仓惶奔逃的异姓，内心充斥了浅薄的快乐与满足，我们似乎在为自己能糟蹋庄稼而暗自欣喜。就在这么一种状态下我迎来了自己的十九岁。这一年阳历和阴历恰巧重逢了，时间绕着地球跑了一圈后重新回到

了我出生时的那一天(阳历和阴历每隔十九年有一次重叠),这是时间送给它的孩子的一份礼物,过了今天每一个十九岁的孩子就是大人了。那天晚上我和我的朋友们一起在一家饭店里吃了一顿饭,让他们分享了我的成长,饭后他们集体送了一份礼物给我,一份很特殊的礼物——一个暗娼。这是他们将每个人身上钱凑起来后为我买下的,时间是酒足饭饱后半夜十二点多,地点是那个暗娼的居住地。朋友们嘻嘻哈哈地对我说,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成人了!意思不言而喻。这个暗娼住在夫子庙附近的一幢木制结构的二层楼房上。房子很旧了,我和她上楼时脚下的楼梯吱吱叫唤个不停,每当响声一起她就停脚向我示意轻一点再轻一点。我们像两个贼一样蹑手蹑足地溜进了她的房间。房间陈设简单,只有一张小床和一张桌子。那天晚上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和一个陌生异性睡在了一张床上。那是一个二十五六岁的女性,不漂亮,但的确是一个女的,这一点从她异与男性的身体构造以及从她身体中散发出的一种特殊的气味上能分辨出来。和她睡在一起的我很慌张,身下的小床也不结实,我稍稍一动弹它就楼梯一般地吱嘎吱嘎地一阵摇晃,那个女的还不停地催促,快点快点,磨磨蹭蹭地干什么呀?你倒是快一点呀!她显得迫不及待,似乎想尽快完事好让我走人,但是却不给我任何的帮助和暗示,而少年的自尊使我难以启齿向她求助——我不想让她感觉出自己是一个对性事一无所知的白痴,她越催我便越慌张,盲目而无章法地忙碌着自己的身体并希望在她的身体中为自己的身体找一个恰当的位置,但是收效甚微,反而将自己的身体发动到了极致,最后还没进入便射了,精液挟着一种剧烈的



快感从我身体里喷薄而出，鼻涕一般打得她满身都是。在此之前她始终都木然地躺着，像一具木偶，只是在我抑制不住地泄了之时她才稍稍有了反应，身体一阵抽搐，两手突然将我紧紧抱住了，嘴里呻吟声连绵不绝。等激情过去周围再次恢复到沉寂之中，那一种短暂的迷乱才渐渐清醒，搂着我的两只手一点点地松开，我一骨碌爬起来，站在一边愧疚地看着她——我为自己弄脏了她的身体而倍感内疚。她还静静地躺在床上，冷冷地看着我，一动未动。液体顺着她身体的自然形成的弧度缓缓地下滑，我觉得自己的身体在痒，她却无动于衷，好像涂满精液的身体不是她的。沉默了一会儿她从身边的小包里拿出一点纸来擦拭，擦拭了两下纸就用完了，而身体上液体还有很多，她抬起脸问我，有卫生纸吗？我当然没有，我甚至连自己是在那里都不清楚，可是我仍然觉得自己挺不好的，因为我把自己的精液涂在了她的身的。见我没有回答那个女的皱了皱眉头，有点不高兴，我愈发地愧疚起来，顺手拿起自己的T恤衫——这是上个星期家里刚给我买的生日礼物——走上前去给她擦了起来。她两只手反绕在一起垫在头下，身体平躺着任我擦拭。她的皮肤很松弛，我小心翼翼地擦拭着，生怕稍一用力会擦破她的皮肤。中途她突然问了一句，衣服弄脏了你穿什么？我说我家里还有，没事的！她不吱声了，片刻之后又突然问了一句，你是第一次吧？我手一抖，人呼地一下站直了，我站在当场，像一个被人当众抓获的贼一样脸面全无，脸上火辣辣地发烧，血液里有一股冲动在奔突，逼着我想贴着她的耳朵尖叫一声然后掉头跑开，可最后令我自己也意想不到的我居然哭了。当时只觉鼻子一酸眼泪便落下

来。我也觉得自己挺孬种的，可眼泪不管我的感受，自顾自地可着劲向外流。见我无缘无故地突然哭了起来她吓了一跳，腾地坐直了身体，问你怎么了？怎么了？我不能自制哇哇嚎哭起来，她似乎是害怕被邻居听见或许是因为其他目的，一把将我搂在怀中，搂得那么紧，像搂着她众多儿子中的一个。她把我的脸紧紧按在胸前，意欲压制住我的哭泣和嚎啕。嘴里不住地哄着，没事的，没事的！我也不知道她这话是什么意思，是指我弄脏了她的身体还是指一次失败的性事。我们就这样相互搂着，身体挤着身体，皮肤贴着皮肤，喘息和呼吸相互缠绕。在她不住地安抚下的我渐渐止住了伤心，因为我的身体重新异常起来。她感觉到了这一点，神情古怪地打量了我一眼，诡谲地笑了一笑，拥着我躺下了。这一次她不再矜持，主动地引导并迎合着我的身体，我也不再匆忙，毕竟今夜我不需要赶路了。我将她的两腿分开，伸出舌尖轻轻舔了舔她的私处，每舔一下她的身体便禁不住打个寒颤，并从鼻腔里怪异地哼上一哼，就这么逐渐地将她的身体发动了极致，最后她终于忍无可忍了，一把抱住我翻滚在了一起。我顺着她的引导一点一点地循序渐进，当我进入她身体的一刹那，她忍不住长长地呻吟了一声，身体一阵动弹之后便把我紧紧地夹在了快乐之中。这是我从没体验过的一种快乐，一种温润的快感弥漫灵魂。我在她的身体里肆无忌惮地奔突着、撞击着，每一下都能撞出她的一声呻吟，这一声呻吟又刺激着我更加卖力。我觉得一场肉体的搏杀之后自己会死在这一堆臭肉上的，不是筋疲力尽虚脱而死就是被快乐灌死。我们在快乐的表面荡漾了一会儿，接着便双双达到了快乐的极致。这一份强烈